

散文



随笔

新加坡的老街

文图：张维昌

20年代，从中国到南洋的人口增多，他们大多聚居在老街一带，最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“红头巾”。她们是在建筑工地做粗重小工的中国女工，因头戴醒目的红头巾而得名；还有发誓终生不嫁，尽忠主人的女佣，她们被称为“妈姐”；那些以劳力为生，收入低微的人，原本一家一户居住的楼房便挤进几家、甚至几十家住户，这就形成了人们常说的大杂院--估俚间。

大杂院里的人家有的住两间房或三间房，还有的住一间房；各家人口也不一样，少的一人，多的却是三四代同堂。

一个大杂院里，往往是老、中、青、少、幼、婴，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；三教九流，职业也不同，干什么的都有；生活方式上，各有各的习惯。由于大杂院的住户来自各个地方，职业各不相同，性情千差万别，学识长短不齐，故品格自有高下。大杂院空间狭小，烟雾刺喉，阴暗湿臭，衣衫裤袴，满楼琳琅，私密性较差，彼此低头不见抬头见。由于市面不景，谋生艰难，生活不安定，大家天天闹情绪，你叫我骂，彼此之间好像有深仇大恨似的。天长日久，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。这种情况

下，住惯了的人们多半会选择忍让和宽容。现实生活渐渐迫使大家懂得互爱珍惜，彼此关心，分担不幸，共同应对苦难的生活环境。

华人传统上是很看重邻里关系的，俗话说“远亲不如近邻”。这种代代相传的观念在大杂院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。大杂院里做饭大都用烧煤炭的小火炉子，做饭的时候，各家炉子上都飘出了饭香。邻居们相互间问好，首先想到的是，要给邻家的孩子先送点过去，让孩子们都尝尝。这似乎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。

在大杂院里长大的孩子，小时候都吃过不少别人家的好吃的。每到傍晚时分，大人都会把自己的孩子带到楼下喂他们吃饭，孩子一边跳着地下的九宫格嬉戏，一边吃饭，时刻都会闻到附近水沟飘来阵阵的臭味，久而久之，也就习以为常。

每逢佳节，大杂院总是特别的热闹，邻里关系的融洽，自然的表露无遗。如端午节时，总会有人送来粽子，甚至互相对换，交换意见谈论食物的味道。到了新年，爆竹声与赌博声更是彻夜通宵，吵得大家不能入睡。不然就是到楼下欣赏为谢

神而设的街头大戏，锣鼓喧天，唱戏声音高亢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。

话说上世纪60-70年代，涨潮的时候，新加坡河水色青绿，可以跳入河中游泳。退潮后，只有中间水道可以行船，河床上累积了附近店屋阴沟排出来的渣滓、船家废弃的柴油、船员的日常卫生废弃物等，发出阵阵恶臭。当时街边戏耍，尿急起来，也不管是小男生小女生，裤子一脱，排在沟渠里。至于上“大号”并不是一屁股坐上马桶，如厕后抽水这么简单，而是将粪便囤积在粪桶里，每两三天由挑粪夫来清理。

早晨，挑粪夫逐家逐户收集粪桶，收到来已是中午时份。挑粪夫先用铁钩将粪桶勾出来，换上一个干净的。离开前用带来的铁桶盖将盛满粪便的粪桶盖上，防止流出来。他们用扁担，左右各挑一个粪桶，送到俗称“36门”的载粪车。到了粪便处理场，还必须一桶桶倒入粪池，加工处理。挑粪夫劳苦功高，是人工排污系统的大功臣。他们一旦缺勤，就会有粪便太多桶太小而外泄之患，臭气熏天之余，青头苍蝇粪虫滋生，叫人作呕。那个使用

粪桶的年代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个沥青的痰盂，一物多用，成为紧急情况下的另一个选择。到了1987年，设在Lorong Halus的最后一个粪便处理场停止运作，挑粪夫这个熟悉的身影消失在新加坡街头。

不知不觉，半个世纪的光阴就这样溜走。一条看似默默无闻的老街，里面却包括了早期人们生活的方式，见证了社区的建设变化，看尽了沧海桑田的故事，缘聚缘散，凡事总会有变迁，却不一定走向沧桑，就像此时的老街，已经在崭露新姿，旧貌换了新颜。随著时代的变迁，也许，老街懂得，它真的不适合时代的潮流了，在老街的周围，已有一座座价值非凡的新式办公楼及宽广明亮的百货市场。现在的老街，已经没有了街道，但是街道名仍然静静的伫立其中，守护著曾经见证的一切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张维昌

TEO JWEE

CHIANG

S221F

●Block 144 ,
#09-1126 , Jalan
Bukit Merah

●S160144

H/P 98713080



▲大宅院走廊的嬉戏